

数十年间，哥哥姐姐们凑在一起，总会对着我感叹一句：“你都三十啦，你都四十啦？”说我的年龄，是无可避免地想到自己的年龄，家里最小的孩子都“一把年纪”了，自己又何尝不是更加的“一把年纪”？反问中带着一种不可思议，带着岁月催人老的感叹和不甘心。

人总是想留住一些东西，却又不可避免地会丢失一些东西，比如故乡。我从小就在听遗失故乡的故事，这些故事来自于我的父亲和母亲的家族，来自两个家族百年来的漂泊历程，在一次次遗失故乡之后，又一次寻找故乡。到最后，在一代代生命的延续中，谁都无法保证，哪里才是自己真正的故乡，哪里才能安放自己的乡愁？所以古人才会有“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感叹。

五千年中，一百多年太短，但对不停寻找故乡的人来说，一百年亦是沧桑巨变。我们渺小如尘埃，我们又真实地存在于中国乡村大地上的某个角落，用力地活着，充满希望地期待着。

我在很多篇文章里都写到了黑眼湾，写了我对它的“爱恨情仇”。它是我出生并且生活了二十年的地方，它是西海固地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山村。在我之前，可能没有一个人用文字来写这三个字，即使是我写了，黑眼湾也不是字面意义上的黑眼湾，甚至在方言里，黑眼湾的“眼”是发“nian”音，四声调。它在我们国家的行政区域里有自己的大名——泾源县黄花乡华兴村五队。在它的大名前面，依次是华兴村一队、二队、三队、四队，只有黑眼湾是黑眼湾，官方不称呼它的时候，它永远都是黑眼湾。

有时候我会有一点点的小庆幸，幸亏黑眼湾是黑眼湾，而不是笼统的几队，这让人更容易区分它，区分它的与众不同，区分它的遗世独立。我也知道，在中国大地上，如同黑眼湾这样的小山村成千上万，如我，和我的乡亲们一样生活的人也是数以亿万计。

在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生命印记就已经和黑眼湾密不可分，为数不多的乡亲，为数不多的土地，为数不多的生活收入，以及为数不多的小伙伴，黑眼湾小得让人觉得单调，小得没有什么多的故事，大家的日子是一眼可以看到头的，是一成不变甚至无可奈何的。黑眼湾唯一多的就是山，山连着山，山靠着山，眼前是山，远处还是山。在山的包围下，黑眼湾像一个孤岛，夜晚来临时，它也和山一起融入夜色，成为山的一部分。

任何新兴的事物在黑眼湾都是迟缓一步到来的，电，电磨子、手扶拖拉机、摩托车……黑眼湾人像蜗牛一样，缓慢地生活着，在泥土和木头搭建起来的房屋里一天天度日，在毛驴和牛的帮衬下减轻一点劳作的辛苦，在一次次的肩扛手提中运送着生活用水，在陡坡与沟洼里耕种着一年的口粮。在日月的更迭中祈盼着丰收，在饥馑的年月里无助慌乱。小小的黑眼湾，承载着几十口人的悲欢离合，在大山深处上演着微不足道的平淡生活。

当我和为数不多的几个小伙伴开始上学的时候，我们是雄赳赳气昂昂地爬上大咀山梁离开黑眼湾的，站在大咀山的山梁上回看黑眼湾，它是那么窘迫和寒酸。早已看多了邻里之间为一个田埂，为鸡毛蒜皮的琐碎争吵，一切根源就是因为黑眼湾的物产不够丰富，地盘不够广袤，它养活不了我们这些人，或者，是我们这些人强迫黑眼湾接受了我們，我们的吃喝来自于它，我们又尖酸刻薄地嫌弃笑话着它。我们无法逃离黑眼湾，我们又无比渴望和它撇清关系。如同此刻，我们站在山顶俯视它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一点点优越感的，我们要去念书啦，我们可以离开啦。

其实这个想法是多么的幼稚，离开黑眼湾去上学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改变，我们被嘲笑，被欺负，就是因为我们来自黑眼湾，不管我们愿意或者不愿意，我们都和黑眼湾血脉相连，打断骨头连着筋。这不是我们想脱离就能脱离的，这在很多年，都是我的小伙伴们刻在骨子里的自卑，是贫穷带来的。

这世上背离故乡的原因有很多种，因为贫穷离开的占绝大多数。我的一个家门哥哥，家里姊妹弟兄八个，十五岁的年纪，一米八零的大个子，吃不饱肚子，饿得和一个麻秆一样，从小就听人说，上新疆可以吃饱肚子。十五岁的少年背着父母连夜离开了黑眼湾，踏上了去新疆的路，一走走了两年。在新疆，打工挣到钱，准备“衣锦还乡”的路上，被小偷把所有钱偷走了。少年落魄地回到黑眼湾，挨了父亲两巴掌，叮嘱此后就在黑眼湾好好过日子。但已经见过繁华世界的少年怎么肯继续在黑眼湾受穷，听说乡上组织搬迁，少年毫不犹豫地报名。二次要离开的时候，父亲勃然大怒，摔给他一床铺盖，说：“出去就不要再回来。”

逃离故乡和眷恋故乡在人的身体里是一个矛盾的存在，只要父母在，故乡就是牵引游子身影的那根风筝线，不管飞多远，总是要回去的。

少年变成青年的时候总算挣到钱了，真正的“衣锦还乡”，给父亲置办了两头耕牛，给家里的兄弟姐妹们置办了新衣服，在外面给自己安了家。父亲看着牵回来的耕牛诚信诚恳，穷得待太久，真的无法相信儿子会挣到钱，而且是很多钱。悄悄地问儿子：“你真的没在外面干出违法乱纪的事情？”

是的，没有违法乱纪，就是乘着移民搬迁的东风用自己的勤劳挣到钱了。随着他在移民区扎下根，他的父母，他的兄弟们一个个都因为他离开了黑眼湾，这是黑眼湾的第一批移民。

我的堂兄和他的家人离开十来年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长大成人。我们因为黑眼湾的贫瘠重新回到了黑眼湾，一个个学业无成。我们将继续重复我们父辈的命运，在黑眼湾过一眼望到头的生活，在土地上劳作，在土地上终老。

为了娶到心爱的姑娘，我的伙伴在黑眼湾建了一座最气派的房子，用毛驴驮来红砖，给房子的四个拐角砌上了砖。要知道，在黑眼湾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盖过房子。

盖房子的时候有多么热切，房子盖起来就有多么失落，姑娘最终违背了誓言，嫁作他人妇，只剩下我的伙伴看着房子黯然神伤。时间终究会淡漠人心，房子记录了一段爱情，又成全了另一段姻缘，我的伙伴也娶了别的姑娘。

黑眼湾和玉池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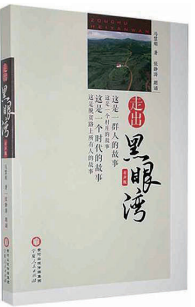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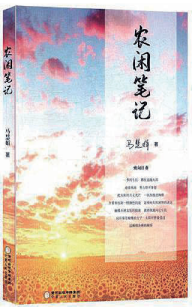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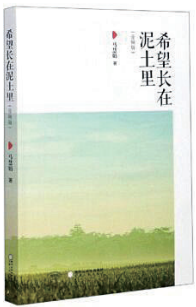
马慧娟 文



马慧娟，回族，80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七届中青年高级研修班学员，第三届《朔方》文学新人奖获得者，在各种杂志报纸发表散文作品多篇。马慧娟把曾经“一手拿笔，一手拿锄头”的自嘲变成现实，只不过她拿的不是笔而是手机。只有初中学历的她，用拇指敲下上百万字的作品，前前后后按坏了13部手机，她也因此被人们称作“拇指作家”。目前出版散文作品《溪风絮语》《希望长在泥土里》《农闲笔记》、报告文学《走出黑眼湾》、小说《出路》等。今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马慧娟带着她记载的关于罗山的十万字笔记来到北京，并在全国两会上提出关于加强罗山生态保护和移民文化保护的建議。3月5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首场代表通道上，马慧娟现场讲述了她和故乡西海固的故事。



乡村，故乡，新家，
我们需要记住，可我们也需要向前走，
我们怀念过去的乡村，我们也在建设现在的乡村，
关于乡村的一切，
我们都应该去好好思考，
也应该去好好审视。



马慧娟部分作品封面。

这两段故事，和其他十几个人的故事都被我写进了《走出黑眼湾》这本书，2021年被新华社拍成同名纪录片在全网发行，被称为简版的《山海情》。我一直都无意浓墨重彩地讲述苦难，我更看重在苦难之中追求美好生活的不死不灭的精神信仰。我们嫌弃过黑眼湾，逃离过黑眼湾，但最终，我们都在无比地怀念着黑眼湾。

2012年，黑眼湾最后几户人搬离了黑眼湾。这些曾经在黑眼湾的住户散落在了不同的地方，成为了别的村子里的住户，在新的地方重新去构建他的生活关系，认同当地新的习俗，习惯成为新地方的一员，最终承认自己不再是黑眼湾人。

没有人的黑眼湾成为了野生动植物的天堂。它可能也轻松了吧，不用养活那么多人，不用背负各种骂名、承担各种责任。自由地、宽松地生长；热烈地、积极地恢复本来的面貌。

只是我们把魂丢在了那里，我们在午夜梦回时总在黑眼湾的犄角旮旯里神游，看见那里的山水，看见春天的桃花杏花，看见穿梭在林间的野鸡野兔，看见秋天的野果遍地，看见太多太多美好的事物。我无数次问自己，为什么要想念黑眼湾？这些美好是存在的，那些不想面对的贫苦也是存在的，但经过时间的过滤，我们为什么会忘了不想面对的事情，而唯独留存了美好呢？

想念的事物是一样的，大家交流的结果也是一样的，美好的东西总是让人惦记，于是，回黑眼湾探望是一种常态。再次站在大咀山的山梁上，我们已

经没有了当初的“尖酸刻薄”，我们很平静，很感动地看着黑眼湾，找着自己家曾经在哪个位置，荒草掩映之下，“家”已经不复存在，很多记忆已经模糊起来。我们和黑眼湾的距离也在疏远，即使再怀念，没有人愿意回去。

如同我有一年带着我的女儿回黑眼湾，站在黑眼湾的山梁上我激动地对她说：“看，这就是我们的故乡。”

我女儿回了我一句：“这是你的故乡，我的故乡是红寺堡。”

山风吹过，大雨即将来临，我回想着女儿的话，心里再次怅然，我们终其一生，是不是都在寻找故乡的路上。

在情感上和黑眼湾离别，在离别之后又纠缠的时候，我们和红寺堡的玉池村结下另一段缘分。脱离了黑眼湾的群山环绕，我们新的家园在罗山脚下，罗山孤零零地矗立着，四周的土地一马平川。西海固是黄土高原，这里是黄土平原。红寺堡自古就是一片兵家必争之地，为了戍边守土，无数移民背井离乡，从陕西、甘肃、山西等地被迁徙到这里，过着半兵半民的生活。他们和天灾，和兵患、匪患抗争，他们的故事没有史书记载，没有任何留存，他们如同历史风尘中的沙子，在罗山脚下埋灭了一茬又一茬。

相比之下，罗山比他们出名多了，朱元璋第十六个儿子朱橚的封地就在宁夏，不知什么原因，这位王爷对罗山非常钟情，留下了很多写罗山的诗

句，甚至去世了都要求葬在罗山脚下，可见对罗山爱到了骨子里。

2000年的玉池村，也是罗山脚下新开发出来的众多村庄中的一个。移民区以县为单位，将一个县的搬迁户集中安置在一个村庄。这样做最大可能地消除了大家对新家园的陌生感，一出门就能听到乡音，就能看到以前的老邻居，相互之间还能帮忙。

我们来的那天，风沙漫天，玉池村用自己独有的方式欢迎了我们。我们似乎没有退路，黑眼湾被我们嫌弃了很多年，我们总不能再用同样的方式去嫌弃玉池村。只是除了漫天黄沙，我们既没有看到玉，也没有看到池。是不是以前有，现在没了，或者只是谁突发奇想地就起了这个名字。和在这里安营扎寨相比，玉池村名是怎么来的并不重要，反正此后如果没有大的变化，我们将要在这里过上一辈子，有的是时间了解和猜想。

感谢移民搬迁政策，让我们体验了和黑眼湾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但在黑眼湾生活了那么久，我们的气息、我们的行为习惯、我们的思维方式都仍然是黑眼湾式的，我们没办法对玉池村认同，我们很别扭地拧巴着，觉得认同了玉池村就像背叛了黑眼湾一样，让人觉得良心上过不去。

事实证明，“背叛”还是会发生。我们逐渐地适应了这里的生活，逐渐地融入了这里的环境，熟悉了新的生活习惯。我们慢慢承认我们是红寺堡区玉池村人。

承认的过程尽管漫长，但终究是承认了。我们

看着一片荒滩变成一座座村庄，一座座村庄组成了一个乡镇，一座城市从只有一座车站到高楼耸立。每次在玉池村的夜晚看着远处灯火辉煌的城市，我都会有一种错觉，远处的城市是不是真实的，我们的生活是不是真实的，黑眼湾呢，就这样被我们忘了吗？

我的乡亲们在土地上日复一日地继续劳作着，重复着。千百年来，土地上的光阴都差不多，我是他们中间的一个，是被生活磨砺之后的标准的农民。以前在黑眼湾，犁地、拉车子、撒化肥、收割、播种我都会；在玉池村，灌溉、施肥、锄草、打工、喂养牲畜，所有农民经历的生活我也一样经历着。唯一的一点不同可能就是，我是个会思考、热爱读书的农民。我思考着季节的变幻，生命的交替，思考土地上劳作的我们的最终归宿，思考人的一生所经历的悲欢离合。虽然最后没有思考出来个结果，但却发现，从古到今，写农民生活的人大多都不是农民。我想起黑眼湾，想起我的祖辈们的颠沛流离，他们在土地上的生活，我们在土地上的生活，该由谁来记录表达？

文字的魅力不在于当时能创造怎样的影响力，而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一种参照物，让一个时代的影像长久地留存。普通人之所以被叫做普通人，就是因为大家的故事平淡无奇，千篇一律。但正是所有的普通人构建了最基本的社会基石，才让整个社会能够正常地运转。想到这里，我不再对着罗山发呆，我决定用粗浅的文字来记录，记录普通农民的生活，记录一个时代的变迁。我希望在这世间留一点痕迹，我希望做一个有理想的农民。

感谢我读过的十二年书，让我是个能识文断字的农民，也感谢网络在全社会的普及，让我重新捡起了读书写作。劳作之余的所有时间，我都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做着不切实际的梦，成为大家眼里一个“不务正业”的农民，用手机捣鼓着我拼凑起来的句子。

玉池村的每一年都是不一样的，我的乡亲们在各自的生活中按部就班地劳作，分工明确，责任分明，男主外、女主内是一直延续的模式。每一年春天，男人们都会外出务工，这里所说的务工就是在省会城市或者周边县城的建筑工地上干活，要么是瓦工，要么是木工、架子工、钢筋工。没有师傅，没有专业的培训，每一个人都是自学成才，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完成了农民到建筑工人这样的跨界兼职，在春暖花开的时节奔赴一场建造的盛宴，等冬天到来的时候，又回到村庄，成为一个农民。他们像候鸟一样，在村庄和城市之间来回迁徙。他们的迁徙时间不会超过两个月，只要工地上发了工资，就赶紧请假带回家，然后再去。

男人外出务工去了，女人就在家种地、喂牛、伺候老人孩子，自己能干的都自己干了，有什么大活要干，就等着男人回家的时候干。所以，在玉池，尚且还没有留守老人和留守孩子。男人在外面挣一点钱，女人在家创造一点财富，一年的日子除了能过还会有盈余。二十几年过去，玉池村的变化翻天覆地，从刚开始的人均收入不足一千元到现在的过万，家家都有养殖业。而且家庭稳定团结，老人孩子都被照顾得很好。

我们时常听人讲南北差异，讲南方的农民吃苦耐劳，讲他们为了过好日子走出家门去外地务工，有可能几年都不回家的毅力和坚持，所以南方人普遍富裕。说北方的农民是过于恋家，不肯去挣钱多的地方，所以一事无成，连年贫困。但其实世上的事情，哪有什么绝对的好和不好。对于玉池村外出务工的这些男人来说，家的祥和稳定才是他们最大的追求。

二十几年间，我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完成了一个农民到一个作家的转变。我写了很多移民搬迁生活中发生的小事情、小人物，写了我的土地，我的牛羊，我的乡亲，我一起打工的姐妹们，这些简短的散文随笔都收在了我的前三本书里，分别是《溪风絮语》《希望长在泥土里》《农闲笔记》。三本书都是乡土生活里的琐碎和日常，也是一种记录。一个时期也被很多和我同年龄的读者感同身受和认可。

但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种地不再是大家唯一的选择，读书、外出打工、自主创业是当下倡导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离开乡村，因为无论在哪里生活，都可能比留在原有的乡村机会多一些。

玉池村的大学生在逐年增多，一些更年轻的人也选择去了南方务工，因为那里的工资比本地高很多，他们已经不愿意遵循父辈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渴望更广阔的天空去实现自我价值。

这两年，我写乡村生活写得少了，乡村巨大而快速的变化让我一时之间有点无所适从，传统的生活方式正在逐步地消逝，一些新的事物也在挤占乡村的空间，我的乡亲们一时难以适应，我也同样不知道应该如何书写。

无可否认的是，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我们离贫困越来越远，如同我的朋友说的，乡村的狗都不吃巴巴了，为啥？因为日子好过了，狗都吃饱了。

留下的人和玉池村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了，在我们的后半生里，这里将是我们的故乡。而我们的孩子们，却还在寻找他的故乡的路上。在路上，他们可能不会如我们一样迷茫；在路上，他们会成长，会思考。

我一直有一种深深的恐惧，我怕我终有一天会遗忘黑眼湾，所以，我写《走出黑眼湾》这本书不仅仅是为了记录时代的发展，还有想要被人记住的目的，只有变成文字，才会一直留存。

从2014年在刊物有正式发表，到2021年自传体小说《出路》出版，我的日常生活里，种地和写作、去谋生活都是我相互转换的兼职，我太熟悉农村的生活，我也在继续思考农村的未来。乡村，故乡，新家，我们需要记住，可我们也需要向前走，我们怀念过去的乡村，我们也在建设现在的乡村，关于乡村的一切，我们都应该去好好思考，也应该去好好审视。

我们在路上的时候，我们的故乡也在路上，我们停下脚步生活的时候，故乡就在脚下。